

散文卷

赶考记·落选

谭谈文集



谭谈



谈 文集

散文卷

赶考记·落选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谭谈文集 / 谭谈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9

ISBN 7-5063-1753-2

I. 谭… II. 谭…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 IV
.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919 号

谭谈文集

作者: 谭 谈

责任编辑: 张水舟

装帧设计: 罗 丹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通州利民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400 千

印张: 98

版次: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753-2/I · 1741

总定价: 268 元 (全八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辑：故乡恋歌

- | | |
|----|----------|
| 3 | 老家 |
| 8 | 故乡绿了 |
| 12 | 山乡渔火 |
| 17 | 江水清清 |
| 22 | 故乡那座城 |
| 28 | 揽月古道 |
| 33 | 故乡有条迷人的江 |
| 37 | 遗憾 |
| 40 | 远山那颗星 |
| 45 | 年轻的城 |
| 51 | 太阳城 |
| 60 | 地下城 |
| 66 | 小城和他 |
| 70 | 神灵 |

第二辑：人间真情

- | | |
|----|-------|
| 77 | 送他一片爱 |
| 80 | 爱的花絮 |
| 82 | 金竹山米酒 |
| 85 | 矿山焰火 |
| 88 | 燃烧的煤 |

目 录

92	庭院里的树
94	病室里的花
97	温暖的泉
99	暖巢
102	美人酒
105	目光
108	主角
113	净土
116	让我进门说说心里话
118	染绿一方心灵
121	爱心永存人间
124	美丽
	第三辑：人生况味
133	脸和脚
135	落选
138	说说做人
141	伟大与渺小
144	上路
147	他那片人生风景
149	不老的青山
152	书法家与农民

目 录

155	人生是一支歌
157	人生又一站
161	浮躁的我
164	咀嚼人生
166	委屈
170	嫉妒
172	趣说进门
175	买车记
178	赶考记
183	世界原来很小
186	我的酸甜苦辣
190	愿君天天都聪明
	第四辑：山水画廊
195	唱给湘西
201	青绿的日子
205	相依的山水
208	鹅羊池
211	绿色的云
214	沉默的山水
217	一路乡音出阳关
226	爱之旅

目 录

	第五辑：文学感悟
255	生活的启迪
265	唱给那片黑色的土地
270	热土的星
272	寻找我的“美仙湾”
278	我的作家梦
295	山径·小溪·雾
300	别致·新鲜
302	树叶·人·命运
305	守旧·出新·突破
307	远·近
309	朦胧·清晰
311	世界
315	泥土如金
318	与君有缘
	第六辑：时代足音
323	那一个谜一般的海湾
337	狂潮过后
354	三娘小传
366	长沙在长

第一辑：故乡恋歌

老 家

老家，一个沉甸甸的感叹号，常常敲击着我的心扉！

少小离家，闯荡天下，不觉几十年过去。一眨眼，我已五十又二了。人之将老，怀念老家之情犹烈。半年多以前，当组织上支持我下基层深入生活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娄底。为什么？那里是我的老家。

涟源是我的老家，娄底是我的老家。但那都是广义上的。我实实在在的老家，是涟源中部那座石头山下的小村子。那里，山不青，水不秀，可曰不毛之地。山上，满山都是形态不美的岩石。自然，这样的地方，无法长出树来，连草也长不高。山不青，水当然就不秀了。山上也有一条沟，那是下暴雨的时候，山洪冲出来的。平日里，不可能有潺潺流水。可是，这座山，却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花山岭。这个名字里，寄托着我们的祖先一个多么美好的愿望啊！

有语道：子不嫌母丑。我是从这片土地上来到人世的。就是

这座山，就是这片土，养育了我。不管我如今走到了什么地方，住在什么大都市，生活在什么美好的环境里，这里，都有一根无形的线，牢牢地拴着我的心。年纪愈大，这根线就愈紧。念故土，思老家之情，就愈深愈烈。

一个冬日，我又一次回到了这座石山下面。天近黄昏，苍苍暮色里，我远远地看到一幢近几年来被拆得七零八落的老屋，不屈地、顽强地耸立在一座比它更为古老的石山下面。它的对面，一条新修的简易公路，盖住了、取代了留下了我孩提时代多少欢乐的青石板路。公路两侧，一幢一幢新修的红砖楼房排队一样地拉成了一条小街。它们，都是石山下面那老屋里迁出来的，是老屋的后代，是老屋的子孙。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老屋里的子民们，通过棍种途径，聚集了一点钱财。手里有了一点钱，他们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盖一幢像样一点的屋。他们瞄准了对门那条公路，屋挨着公路，出门方便，财路也多。这些年，民间不是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吗，要想富，修公路？于是，他们决心从石山下面这幢居住了几代人的老屋里搬出来，到公路边盖一幢新屋。有些人家，聚集的钱财还不够，需要拆掉老屋，把老屋上一些可用的材料补充进来，才能盖成新屋。一年一年，公路旁边的新屋多起来了，而老屋呢，却被东一处西一处地拆去了。

一幢十分完整的老屋变得七零八落了。老屋，彻底地衰败了。

我在那条建满了新屋的公路边下了车。对面，就是那座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的石山。石山下面，则是接我来到人世间的这幢老屋。老屋与公路之间，隔着一片田垄。暮色更浓了。沉沉暮色下，它在这片新的红砖楼房面前，显得十分十分的矮小。然而，它在我的面前——不，是在我的心里，却透出一种无比崇高的威

严和不屈。顷刻间，一种不无几分悲壮意味的热辣辣的情感，滚动在我的胸中……

这幢老屋，还是我的太祖率领他的六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六个曾祖建的。每个儿子建两个厅堂，十六间房子，另加若干的杂屋，诸如猪栏牛栏之类，组成一个单元。总共有六个单元，十几个厅堂，一两百间房子。而每个单元之间，都有走廊连接。下雨的时候，从西边这个单元走到东边那个单元，有半里多路远，却不要踩湿脚。屋子中间，还有一眼塘。一股泉水从后山流入这眼塘里，再从这眼塘里流进屋子前面的田垄里。妈妈和我的一些远远近近的婶婶们，就在这眼塘里洗衣服、洗猪菜。劳作中，她们相互诉说家长里短，亲亲密密。欢声笑语，常常塞满这眼屋中的水塘……家家户户都在这里洗衣洗菜，塘里的水很肥，鱼长得飞快。小鱼小虾也特多。农事闲下来的时候，就有大人用小网到这塘里来沉鱼崽子。好多好多的细伢子就围着观看。我也常常是这些细伢子中间的一个。当大人用特制的铁钩钩住浮在水面上的小木板，开始往上提小网时，我们的心也被提起来了。小网快出水面时，所有围观的细伢子的小眼睛，都瞪得圆圆的。只见网的四角出水面了，被网住的鱼崽子在中间挣扎，弹得水花四溅，我们便跳跃欢呼起来。鱼崽子捞上来以后，倒进一个木盆里，我们就蹲在木盆边，看那在水中慌慌张张窜动的小鱼崽子，一、二、三、四地数，数也数不清……有一天晚上，我们家里杀了一只鸡，妈妈把鸡肠子、鸡食袋留了下来，放进一个竹制的、捞鱼崽子的贯里，然后把贯放在塘里。半夜里，妈妈起来起贯，我也跟着来了。贯出水面时，只听到里面叭叭一声响动。回到家里亮起灯一看，好家伙，几十条肥肥的、或圆或扁的鱼崽子，足有半斤重……一逢过年，我们这些细伢们，就挨家挨户去拜年。回

来的时候，衣袋子里塞满喷香的落花生、清甜的红薯皮……老屋呀，你给我的童年——不，你给我的人生，留下了多少的欢乐啊！

如今，老屋被它养育的后人们冷落了。他们离开了老屋，在热热闹闹的公路边建起了新屋。老屋十分的宽容，为晚辈们新生活的美好而欣慰。当然，也不无对自己兴旺岁月的依恋。把一种说不清楚的惆怅和不甘深深地埋在心里。我想，也许我的后辈们在他们的新屋里有新的欢乐。但是，老屋里，或者说大屋里，这种代代之间的、这种这房人与那房人之间的亲情、这种大家庭中特有的温馨，恐怕是永远寻找不到，享受不到了。有语道，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一幢老屋，不可能十数代人、数十代人地居住下去。总有被弃失、拆除的一天。新一代人，抵挡不住外面那个精彩的世界的诱惑，要去寻找新的生活。他们要告别这里，要去闯荡天下，要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创造自己的人生，要按照自己的志趣去生活。追求新的，自然就会放弃一些旧的。有些东西，只有当它失去以后，才觉得它的珍贵。但再珍贵，也得失去。这种失去是沉重的。也许，历史就是在这种沉重中向前挪动了一步。

我在老屋呆了两天。我住老屋里。对我来说，新屋再舒适，也没有老屋亲切。活动在新屋、老屋里的一个个身影，多是我的后辈。对他们，我是十分十分的陌生。我十三四岁就离开了这里，这些年来，我虽然间或回来一两次，但多是呆几十分钟、半个小时就走，对我的同辈，也有许多不敢认了。只有对我的长辈，我都认得，哪怕他变得再老。当年，我是仰着头看他们的，刻在心里的印像太深了。夜幕降临了，新屋、老屋的电灯都亮了。好多年以前，老家就告别了桐油灯、煤油灯时代，家家户户

亮起了电灯。当年那要当半年粮的红薯，也在改革开放的年月里，从人吃的饭锅里移到猪吃的泔锅里了。农家的生活，在实实在在地变化着。

我在八十高龄的父亲的引导下，连夜走访了几家亲房，多是我的长辈。他们都是乡村教师，或在外地，或在本地的山村小学、中学任教几十年，经过他们的教育，踏进大学殿堂的，然后成了大器，做了大事的人，数不胜数。而他们，却最终回到了这里，这个风景并不秀丽的山村，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很是满足。和他们交谈起来，总是谈自己的学生如何有出息，总是谈这家屋里的晚辈们如何为父辈争气。说某某考上了名牌大学，某某则到某国留学去了，某某又……说起这些来，老人们一个个眉飞色舞，如数家珍。我突然觉得，这些可爱的老人，也是老屋，一幢精神的老屋！

老屋，在一点一点地被拆除。或许在不久的日子里，它就会在一片新屋的包围中离开这个世界。但，一幢无形的老屋，会在它养育的子民们的心里，长久长久地耸立着，永远也不会拆除。老屋啊，你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一个家族的精神——不，一个民族的精神！

在几位长辈家里坐了坐后，已是深夜十点多了。我和老父回自己家来。路上，一贯关心时局的父亲，突然问我：“九七，香港能顺利回归吗？”

“会的。”我十分肯定地回答。“回家嘛，谁也挡不住。”

是啊，祖国，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老家！老家，你使我精神变得富有。祖国，你使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变得富有！

故乡绿了

晚霞亮得像金子一样的时候，我来到了云峰山脚下。

啊，故乡，我又回到你身边了！

下了汽车，我站在公路边上，抬头望着前面这座山，望着那山间的石板路。山，又绿了！一叠叠、一层层的梯土上，整整齐齐排列着一垄垄茶树丛。茶丛枝头上，涌动着一层新绿。温柔的春风，送来烘房里一阵阵新茶的芳香。山间，青石板路叠级而上。一块块石板，被世代山里人的脚板踩得光滑光滑。一队队采茶姑娘，挑着新采的上好的头茶，沿着石板道欢快地归来了。这山、这茶、这人、这路，故乡的一切，都震撼着我的心！五年前那次归乡探亲的情景，又在心间骚扰开了……

“是菊生吧？”

我正想着，身后有人唤。我忙转过身来，一张端庄的脸庞出现在面前。我一怔，连忙喊道：“茶花嫂！”

“真是你！回来看看老父亲？”

“一半是。”

“那另一半呢？”

“看看老乡亲！也看看你——茶花嫂！”

她笑了，一串哈哈飞出好远好远。

五年没回来，故乡的山，变了；人，也变了！茶花嫂，这个四十七八岁的山村妇女，着一身崭新的的确卡衣，背一个黑皮革背包。脸上早几年的皱纹，如今隐去了，油光水色的，又有当年做新娘时的风韵了。

记得，她是我八岁那年和堂四哥结婚的。她叫李云英，长得很漂亮，是我们村里最俊的媳妇了。我那位堂四哥，却貌不出众，背有点驼。有一次，三婶和过门不久的云英一起磨米粉，闲拉着话，不料说漏了嘴。她对云英说：“堂四这人是不错，只是这背不该弓。”云英的脸一下子红了，她回话说：“我过门到这里来，一半爱的堂四……”“那另一半呢？”“爱的是你们这里的茶园！”这一下，使三婶笑弯了腰。这事也就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连我们这些细伢子都知道了。那阵子，刚刚实现农业合作化。我们这个社，除了粮食外，还种植了四十多亩茶园。堂四哥是种茶的好手。云英跟着他，茶园里进，茶园里出，深深地迷上茶园了。第二年，她生下了一个娃娃。这时，正逢社里垦荒扩建茶园。她用锄头把挑着木摇篮，上山来了。出生才一个多月的娃娃，就睡在这木摇篮里，呼吸着茶的清香。从此，不知是乡亲们赞美她像爱丈夫一样爱茶园呢，还是看着她像茶花般美丽，悄悄地送给了她一个美称：茶花嫂。

有一年，云峰山高高的石崖上，刷上了学大寨的标语，足有丈把宽一个的字，声势够大的了。不出半个月，几十亩茶园，全变成了“大寨田”。山头上，水源不充足，却硬要插下禾苗。刚

刚抽穗，田里就断了水。于是，这条光滑的石板路上，出现了长长的担水上山的队伍。

禾，还是干死了。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茶花嫂，揪上一把枯死的禾苗去找工作组。她朴朴实实、恳恳切切地对工作组的干部说：“人，要吃饭，也要喝茶。公社是棵大树，不能光有树干，没有青枝绿叶啊！”

多么生动的比喻啊！可是，她这番肺腑之言，却换来了一顶“破坏学大寨”的大帽子。一下子，她出名了；四乡八村的人们都晓得云峰山脚下有个茶花嫂了。从此，云峰山的茶花再也没有开，富有的故乡，穷了！

五年前的一天傍晚，晚霞也是这般绚丽。我踏上了这条熟悉的山路。走着走着，看见前面一个佝偻的身子在移动。我紧走几步，追了上去。一看，是茶花嫂。仅仅几年未见，我真不敢认了。她那漂亮的眼睛，躲进了深深凹进去的眼眶里，那黑柔蓬松的头发，也过早地灰白了。我跟在她身后，默默地走着。她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讲，几次嗫嚅着，一张嘴又不作声了。到了要分手的时候，她才低低地唤住我，问：

“你带得有糖吗？”

“白糖？”

“嗯。你堂四哥得了支气管炎，要白糖配药。这年头，手头没钱，有钱，我们老百姓也买不到白糖啊！”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晚霞里，我看到她那清瘦的脸涨得通红，就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当我把糖递过去时，她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我的眼眶里也噙满了泪水。面对这高高的云峰山，面对这古老的石板路，我在心里呼喊：故乡啊，你为什么越搞越穷了？……